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上海闲话

【编者按】

画家范生福、范思田兄弟绘制个《老上海风情》人见人喜欢,著名老作家沈寂辣叫好,赞赏个同时,还亲自操作,为选批画作配上文字,珠联璧合个合作,将业已消失个老上海衣食住行、日常生活留下原汁原味、经典个范本,海派绘画大师陈佩秋专此题字。本版从本期起逐一刊登,以飨读者。

——戴敦邦

——编者

《老上海风情》组画极尽刻画入微可谓丝丝入扣,又赋色绚丽而不媚俗,所绘制的老上海时代风貌甚为得体,呈现神韵独具的老上海的真味道。



老上海风情

爆米花

文 / 沈寂
图 / 范生福、范思田

我小时候随父亲到大光明电影院看卓别林,人猿泰山。父亲说买一瓶荷兰沙水和一包六谷胖(PoP Corn)给我吃。沙水味道不好,我用麦管吸几口,将还有大半瓶沙水的瓶子藏在座椅下。“六谷胖”好吃,又脆又香,不过也吃不,带回家。

解放后,不放美国电影,我也不进大光明。荷兰沙水我改吃可口可乐,六谷胖再也没有见到。三年困难时期,大家买不到零食,弄堂总有人大叫一声“开啦”,接着“轰”的一声,原来是爆米花的小贩将玉米爆成“六谷胖”。我女儿买回来,我吃两颗,虽不好吃,却引起我童年的回忆。

老店

文 / 郁俊

茄山河

做生意个侬希望自己有一个百年老店个买卖,勿,一百年也算少,最好是儿子孙子灰孙子传下去。但是乃朝外面做生意个环境,邪气险恶,一勿当心就血本无归,告咭有心无力个居多,交关生意人看着自家买卖载沉载浮,辣能个个污浊尘世里,一眼办法也没得。

话说愚园路涌泉坊贴隔壁,上世纪80年代初,无声无息开了一月面馆,屈指算来,几十年过去,也就是讲,小半只百年老店已经做出来了,迭块地方大大小小买卖来了又去,只有伊稳稳笃笃门面撑到今朝。

面馆老板大约摸是退伍军人,江北口音,揣摩下来应该是安徽帮江苏交界地面人士,面馆门面瞎小,螺蛳壳,几十年来一直既没变化过。有两个帮工,其中一个大概是伊老婆,收账,唱单,吆喝;另一个就是跑堂,揩抹桌面,端面,开啤酒瓶、汽水盖头,搬搬弄弄个粗生活活,老板自己一直窝辣后面灶披间,有辰光夏天闷辣里向热得实在吃勿消了,才出来透一口气,伊个工作最简单,也最繁重辛苦,对了,下面拨阿拉顾客吃。

愚园路,其实不是做生意个地方,隔壁静安寺太闹,伊又忒安静,90年代以后,全是老太太老先生个市面,多多少少个店面倒下了,只有帮片店面,虽然生意讲勿上兴隆,总是勿紧勿慢个每天准时开张,迎来送往,起头第一波是学学生子,要急匆匆赶去学堂升旗;接着蓝领白领勿欢喜辣屋里吃泡饭个朋友,填饱肚皮好去工地干活,或者晃到咖啡馆,拿三叶草跑鞋塞进包里,取出正宗或者大卡rv、萝卜汤、吉米周换上,趾高气扬个进公司;第三波就是阿拉帮种自由职业朋友,十点来钟

远开一眼

这一拨人

文 / 彭瑞高

这一拨人说退就退了,真快啊。

这一拨人,指的是解放前后出生,人称“解放牌”的。“建国”啊,“新华”啊,“援朝”啊,“抗美”啊,都算这一拨。

这拨人见多识广,吃了不少苦。抗美援朝、“三反五反”时他们还小,但“反右斗争”“三面红旗”时他们已经有记性了;三年困难时期,他们正在长发头上,那饥饿的滋味,使他们对温饱倍加珍惜;“文革”爆发,家翻宅乱,正好他们成人;来不及为父母揩去眼泪,他们就背井离土、上山下乡;后来,上调、返城、进加工组、考大学……几度挣扎,不淡了。

这拨人,大多数是草根,但也有少数掌过点权,神气活现,现在一道退下来,回家养老。偶尔碰头,彼此都是一头白发、一身老病,一道为前列腺苦恼。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指挥过人家的人,现在也只好搬只小矮凳,坐到弄堂口看人家下棋;他在旁边出棋路,人家还要对他白眼。岁月真是无情,也很公正。

这一拨人曾如此意气风发,现在也终于淡出世界。可见人间正道,不必慨叹,也不必伤感的。

沪语童谣

鸡与狗

创作 / 潘与庆

一天早浪头,鸡呀碰到狗,为了小事体,鸡狗又鸡狗。我坭气量大,从小勿“鸡狗”。

闲话闲画

咪咪老酒和扳扳老酒

文图 / 阿仁

上海人把“喝”讲作“吃”。北方话“喝水”,上海闲话为“吃水”。吃水、吃茶、吃牛奶、吃饮料、吃咖啡、一直到吃酒。上海人讲到吃酒,还有两种表述。一是咪,一是扳。咪,咪点老酒,咪咪老酒。咪是小口小口个吃酒。很笃定很写意个腔调,不着急,慢慢来。扳,扳点白酒,扳扳大曲。扳是自斟自饮,扳更多是个几个朋友聚辣一道说说讲讲,天南地北,茄茄山河。

八十年前上海滩浪还留有专门吃酒个店堂,俗称为老酒店、小酒馆。帮样子个酒店都是小个门面,常常只是单间。店里供应各种各样个酒,白酒、黄酒、啤酒、五茄皮、绿豆烧,甚至崇明老白酒。下酒个菜几乎全部是冷菜。老酒店很少有上台个热菜、热炒和热汤个。有热个还有点余温个菜大概只是茶叶蛋、素鸡和兰花豆腐干了。孵到小酒馆去扳老酒个只为酒而去,下酒菜是不讲究了。

当时个淮海中路浪有一家老酒店,店名茅万茂,是开了几十年个老店,名气响亮。茅万茂双开间。进门右面是熟小菜个玻璃房,各式熟菜以大小碟子装盒。左面是曲尺型个柜台,供应各种老酒。黄酒,上海人还称伊为绍兴酒、老酒。之所以把黄酒奉为老酒,是因为上好个黄酒可以酿上十多年以上。生了女儿而酿个酒等到女儿出嫁才开缸取用,号称女儿红。酒,老哉。我辣下乡崇明做农民个辰光,农闲放假返城常常钻到茅万茂去吃点老酒。

吃依唯为情颜……一道来扳老酒,闹猛点!



一杯土烧三角洋钿,一盆鸡头两角。花了半只洋也就轧到八仙桌浪与素不相识个老吃客一道扳老酒了。店里个常客大多个是电车三场退休个老工人。旧时法商开办个电车公司工资勿低。解放后公司国营了。但职工个收入依旧。因此电车场个退休老伯伯还都有上百块个退休金。伊拉辣店堂里最闹猛了,菜上得多、上得好。我一个小酒鬼很快就与伊拉混熟了。热络之后大家拼辣一道咪酒。单点一盆鸡头个我也就揩点油尝尝白斩鸡与红烧肉了。老工人老师傅蛮欢喜我迭个小小崇明:“过来过来,讲点乡下头种田个事体来听听……”酒逢知己

千杯少。我每次都是红了脸搭伊拉道再会个。很叫人回忆个一段日脚,酒香馥郁。今朝个茅万茂已经变成一帮名酒名烟个专卖店了。上海市区里迭样个酒店绝迹了。菜馆饭店里也少有零拷酒供应了。要温温酒,送上来个只是瓶装酒。以锅壶烫热老酒,以大碗斟酒个镜头只出现辣电影、电视里了。假使有适当个店面,我真想开出一帮过去个老酒店,店名茅万茂。一方旌旗撑出来,大书一字:“酒”。

洋泾浜个故事

文 / 周钰栋

沪语趣谈

现在个延安东路辣拉老里八早个辰光其实是一条河浜,名字就叫“洋泾浜”。就是辣拉十九世纪个末叶,随着外国帝国主义个入侵,帮条河浜个北面成了英租界,西南面成了法租界。自从河浜两旁边成了租界以后,外国人就开改造起帮条浜。伊拉先是用条石驳起了堤岸,并且辣堤岸浪竖了一排铁栏杆。再辣拉河浜个两旁边筑了两条马路,便于交通,迭两条马路,北面一条叫松江路,南面一条叫孔子路。接下来又辣拉路个两旁边造了交关房子,住

辣里向个人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。外国人搭仔中国人碰了一道,总关要交流哦,于是,有排洋派个中国人就开始学起了外国闲话。要晓得,迭种“学人家个闲话”个是辣拉白相相个当中,东插一句西插一句学个,哪能好与人家辣拉正规个学堂里跟辣老师后头像样样个学比呢?告咭辣迭能样子个地方、环境下头学出来个外国闲话,勿要讲语法了,就是音调也是南腔北调个,而且讲法讲法还会辣末生头带出几句中国闲话,让人家笑脱牙齿。后来,大家就拿迭种蹩脚来两个外国闲话叫做“洋泾浜外国闲话”。而且,迭种讲法一直延用到今。

沪语谜语

谜子

制作 / 陶宽汝

(一) 有面无口,有脚无手,伊有四只脚,自家不会走。(猜一物)

(二) 依要脱衣裳,伊就着衣裳;依要脱帽子,伊就戴帽子。(猜一物)

(三) 大个方,小个方,统统拉墙壁浪,有伊屋里蛮爽气,无伊伊闷得慌。(猜一物)

(四) 来来去去走路,吃个油盐酱醋,伊让人家干净,自家一塌糊涂。(猜一物)

答案见下期